

从语法角度看先秦汉语“难”的词义滋生路径

——兼论“难 VP”的同形异构及其来源*

雷塘洵

Summary In a polysemous word, multiple reasonable ways to extend the meaning of words are existed, and the syntactic features of this word is helpful to determine which is the proper derivative path. Take "nán" (难 *difficult*) as an example. When this word is read in 平 level tone, it means "*difficult*", which belongs to the Predicative-Stating Adjective, whose unique argument is event. When it is read in 去 going tone, it can express the meaning of 难 "*to fear, to worry*" or "*to prevent*." It is putative derivation from the adjective 难 "*difficult*" to the verb 难 "*to fear, to worry*". The event argument of the original adjective becomes the object, and the EXPERIENCER is added to the semantic structure of new word in this derivation. And from the psychological verb 难 "*to fear, to worry*" to the verb 难 "*to prevent*," it is causative derivation. The EXPERIENCER of the original verb is converted to the PATIENT and the AGENT is added to the new word in this derivation. In Pre-Qin Chinese, "nán + VP" contains three interpretations. This paper distinguish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homomorphic forms and analyses the source of them.

Keywords: the phonetic-semantic relation; derivative path; homomorphic forms; "nán" (难 *difficult*)

1. 引言

在一个多音多义词中，词义滋生的路径有时 would 存在多种可能性，这对音义关系、语义演变乃至词汇类型学中共词化（Coindexifications）的研究造成困扰。词的语法表现可以帮助确定该词的滋生路径，本文以“难”为例，从语法上的特性入手，描述“难”的音义关系和句法表现，从语法表现重新梳理该词的滋生路径。

在古汉语中，“难”表示“不容易，做起来费事”之义，是常用的表示难度大的词，属于人对事件的评价。该词在读音、词义和句法上都很复杂。《集韵》收录四个读音：（1）那肝切，泥寒开一平（*_cnan），源自上古泥母元部平声（**_cnan）：“《说文》：‘鸟也。’一曰艰也。”（2）乃旦切，泥翰开一去（*nan[˥]），源自上古泥母元部去声（**nan[˥]）：“阻也，古作難鷓。”（3）囊何切，泥歌开一平（*_cna），源自上古泥母歌部去声（**_cna）：“难却凶恶也。《周礼》：方相氏率百隶而时难。或作罍，通作雒。”（4）乃可切，泥哿开一上（*_cna）：“榦榦，木茂。或作‘难’，通作‘雒’。”

根据《说文》，“难”的本义是一种鸟，见读音（1）。“困难”义是“难”的假借义，与之有关的读音是（1）（2）（3）。孙玉文（2011、2015）详细介绍了“难”的音义关系的既有研究，重新梳理了“难”的音义关系，可列表概括如下（词义编号为本文所加，根据编号层级可以反映出滋生路径）：

* 本文是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汉语形容词的句法语义研究”（22FYYB048）的成果之一。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文中若有错误，概由本人负责。

表 1 “难”的词义滋生路径（孙玉文 2011、2015）

泥寒开一平 cnan (<泥母元部平声 cnan) 《广韵》那干切	泥翰开一去 nan ² (<泥母元部去声 nan ²) 《广韵》奴案切	泥歌开一平 cna (<泥母歌部去声 cna) 《集韵》囊何切
原始词：——→ #1 不容易，困难，形容词。	滋生词：——→ #2 使遇到困难，阻碍， 被阻止，动词。	词义构词： #2.0.1 遇到的阻碍，遇到的障碍。名词。 #2.0.2 用手往下按住，动词，字作“推”。
	分别引申为：——→ #2.1 拒斥，排斥，拒绝。	引申为： #2.1.1 特指驱除疫鬼。（又音为囊何切）——→ #3 驱除疫鬼。 #2.1.2 特指心理上相互排斥，仇恨。 #2.1.3 特指用言语来排斥别人的观点，争辩， 诘问，反驳，诘难。
	#2.2 担心遇到障碍， 畏惧，担心。——→	词义构词： #2.2.1 使畏惧，害怕，震慑。动词。 #2.2.2 祸乱，乱事，灾难。名词。

从表 1 中可见，“难”的变调构词发生在形容词“不容易，困难”与动词“使遇到困难，阻碍，被阻止”。后者是去声用法的词义滋生起点。去声“难”的意义很复杂，又引申出两系，一系为围绕“拒斥，排斥，拒绝”义滋生，另一系围绕“担心遇到障碍，畏惧，担心”滋生。

如果仔细分解语义，原始词#1 是一个描述事件属性的形容词，其描述主体是动作或者事件名词，而滋生词#2 是一个具有使动义的动词，与之相关的两个事件参与者都是人、物等实体。这两个词义之间有一定的跳跃性。如何解决这种跳跃性的问题？分析不同读音下与“难”的句法表现，确定与之关联的名词性成分的属性，或许可以细化“难”的词义滋生路径。

2. 形容词“难”的述谓性

在先秦汉语¹中，有一类形容词与动作事件的关联密切，与人或物静态属性的关联较远。形容词能够对谓词性短语进行陈述的特性，可以称为“述谓性”。具有述谓性的形容词为述谓形容词。（详见邵永海 2002、雷塘洵 2022a）

“难”属于述谓形容词，表示“困难，不容易”之义，读平声。从先秦汉语的情况来看，“难”做定语的极少，只调查到“难物”“难事”两种情况：

(1)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老子》第六十三章，38 页）

(2) 虽然，天下之^难物于故也。（《墨子·兼爱中》，65 页）

例（2）中的“难物”表示“难事”之义，“于故”即“迂故”（从孙诒让说），指行不通的事情。这两例中“难”虽然作定语，中心语仍然是表示“事件”的“事”这一类的抽象名词。同样地，“难”一般也不进入“NP+难”这一类格式：

(3)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韩非子·外储说左上》，202 页）

(4)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孝乎？”（《论语·为政》，17 页上）

(5) 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论语·泰伯》，84

¹ 本文所说的先秦汉语，主要指春秋战国时期传世文献所记录的古汉语，不包括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等更古老的出土文字资料中记录的古汉语。

页)

在形式上，上述三例中“难”的主语是 NP，但这些 NP 表达的均为事件义。例（3）中“犬马”“鬼魅”作为实体并不能对其评判难易，能够评判难易的是“画犬马”和“画鬼魅”这两件事情。例（4）“色难”，表示“维持好的态度很难”，例（5）表示“聚拢人才很难”，《孟子·滕文公上》有“为天下得人难”（98 页下）。相当于“色”和“才”都指具体的事件。

“难”更多的用例是与谓词性成分相关联，表示对事态的评价，如：

（6）间诸侯，**难**。（《左传·襄公十九年》，585 页下）

（7）会同**难**，嘖有烦言，莫之治也。（《左传·定公四年》，946 页上）

例（6）和例（7）中“难”作谓语，其主语是 VP。从注音材料可以看出，这种情况下“难”读平声。²如：

（8）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纓，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王乃说之。（《庄子·说剑》，1017 页）音义：语难，如字，艰难也，勇士愤气积于心胸，言不流利也；又乃且反，既怒而语为人所畏难。司马云：说相击也。

（9）《说**难**》曰：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2148 页）索隐：说音税。难音奴干反。言游说之道为难，故曰说难。

（10）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史记·十二诸侯年表》，511 页）索隐：下奴丹反。

（11）既公且信，何**难**何备？不言而教行，何为而不威。（《易·大有》注，46 页上）音义：何难，依《象》宜如字，一音乃且反。

例（8）《释文》注平去两读，并辨析了两读时的词义差别，取首音读平声时，“语难”指言语困难，“言不流利也”，“难”作谓语，进入“VP+难”格式。例（9）“说难”为《韩非子》篇目，《索隐》将“难”注为平声，解释为“游说之道为难”，“难”作谓语。例（10）“难”陈述“欲一观诸要”，为“VP+难”格式，根据注音应读平声。例（11）大有卦《象传》作“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二者相联系可知“何难何备”是反问的表达，就表示“易而无备”之义，这里“难”和“易”是反义关系，故读平声。“何难”相当于“不难”，“难”做谓语。

“难”发生转指后，指“困难的事”，也可以说明“难”与事件的紧密关联，如：

（12）历试诸**难**。（《书·舜典》，34 页上）旧题孔安国传：试以治民之**难**事。音义：难，乃丹反。

例（12）《尚书》原文中的“难”发生指称化，表示“困难的事情”，在语境中指“治理人民时的难事”，传文中“难”做定语，根据《释文》都应读平声。

“难”还可以进入“难+V”格式，表示“V 是难的”，在语义上“难”表示对 V 的陈述，如：

（13）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左传·庄公十年》，147 页上）

（14）君子易事而**难**说也……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论语·子路》，119 页下）

（15）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孙，臧孙以**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893 页）注：言**难**逐。音义：臧孙以难，如字。注同。

例（13）“难测”是“难+V”结构，在语义上表示“预测（大国的行动）是困难的”。例（14）“难说”“难事”是“难+V”，在语义上表示“说服、事奉是困难的”。例（15）“臧孙以难”表示臧孙用有困难来答复昭公；杜预注中直接说明了“难逐”，“难逐”也是“难+V”结构，根据旧注读平声。

² 因“难”注平声的材料少，在选取注音资料时，适当将材料扩大到秦代以后。

上述例子都说明“难”具有述谓性，属于述谓形容词，其主体论元是事件，即使与名词性成分相关联，所关联的名词性成分也是事件名词，或在词义上概说一个事件，如“事”等。

3. “难”的词义发展脉络

词义关联的最小单位是两个义项之间的联系，即二义关联。在二义关联中，必有一个义项为原始义，另一个义项为滋生义。在梳理一个词的义项联系时，首先需要确定二义关联，再将不同的二义关联进行组合，最终建立起该词的词义发展脉络。如果只从逻辑来分析词义，二义关联可能会有多种可能性。如何排除不符合语言事实的可能性呢？利用词义演变的渐变性的方法。渐变是词义自然演变的一种类型，渐变性常见的一种方式是在保留一部分原始义的语义要素，消去、改变或增加一些新的语义要素。³因此，在建立词义引申脉络时，其中包含的每一项二义关联都应最近，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词义引申脉络在解释上最简洁。在分析多音多义词的词义关联时，应尽量遵循这一原则。

孙玉文（2015）认为“难”的变调构词发生在“不容易，困难”与动词“使遇到困难，阻碍，被阻止”之间。“使遇到困难，阻碍，被阻止”的语义描写比较复杂，实际上三项词义描写都可以视为“使遇到困难”的语义变体，这个词的论元结构里要求致使者和被使者两个语义角色。而实际上，读平声的形容词“难”的主体论元是动作事件，若分析为从形容词直接通过使动构词形成“使遇到困难”之义，中间还缺一个环节，即需要解释“使遇到困难”的致使对象（即“遭遇困难”的当事）如何出现，这样的演变具有跳跃性。下面尝试借助不同义项中“难”的语法表现，重新梳理“难”的词义演变路径。

3.1 意动构词：由“困难”到“惧怕”

形容词“难”表示对事态的评价，在逻辑上隐含一个评价者，评价者一般是叙述者。当评价者呈现在语言表层中时，“难”的描述主体（也就是所评价之事）就转变成宾语，这可以分析为形容词表示意动。当意动义固定，滋生出心理动词表示“惧怕，忧虑”义，变调构词读去声。这属于意动构词，“难”注平去两读的材料可以作为这样演变的例证，如：

（16）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左传·襄公二十四年》，610页上）音义：之难，如字，又乃旦反。

（17）侨闻君子非无贿之**难**，立而无令名之患。（《左传·昭公十六年》，827页下）音义：之难，乃旦反，又如字。

（18）谓财物俱当与人，而吝嗇于出纳，惜**难**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论语·尧曰》“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集解，179页下）音义：难，乃旦反，又如字。

例（16）和例（17）中的“难”有平去两读，两句内容基本相同。以例（16）为例，当“难”读去声时，“贿之患”和“令名之难”是两个宾语前置结构，原型分别为“患无贿”和“难无令名”，“患”和“难”是同义词，都表示“惧怕，忧虑”之义，宾语前置句保证了句式整齐，“患”和“难”也能够押韵，形成语音修辞。当“难”读平声时，可分析为形容词的指称用法，表示“困难的事情”，与之相对的“患”指“忧患”之义。例（18）“惜难之”也有两读，说明可有两解，首音读去声表示“担心，忧虑”之义，又音读平声，表示“认为困难”之义，“之”代指“出纳”一事。从上述三例注二音的情况来看，读平声的表“困难”义的形容词与读去声表示“惧怕，忧虑”的心理动词在语境中存在歧义。

³ 词义演变具有复杂性，并非所有的词义演变都是渐变的（比如典故义的产生，比如受类推而发生跳跃式演变）。本文遵循如下原则：在梳理词义演变路径时，在没有特殊证据证明发生过跳跃式的演变，则尽量按照渐变的方式梳理词义发展脉络。

读去声的心理动词“难”可以带谓词性宾语，这里适当扩大了一些材料，如：

(19) 吾不能是**难**，楚不为患。（《左传·昭公元年》，698页上）音义：是难，乃旦反，下注并同。

(20) 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左传·成公二年》，424页下）音义：不难，乃旦反。

(21) **难**以游戏烦大臣。（《左传·哀公十四年》“君惮告子”杜预注，1033页下）音义：难以，乃旦反，下文及注同。

(22) 言皆所以为深邃，**难**人发见之也。（《礼记·檀弓上》“是故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槨周于棺，土周于槨”郑玄注，149页下）音义：难人，乃旦反。

(23) 谓**难**其妨己业。（《礼记·内则》“加之事，人待之，己虽弗欲，姑与之，而姑使之，而后复之”郑玄注，521页上）音义：谓难，乃旦反。

(24) 言我问女，女无以我长故**难**对。（《论语·先进》“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孔安国注，100页下）音义：难对，乃旦反。

例(19)中“吾不能是难”即“吾难不能”，是宾语前置句。其上文云：“且吾闻之：‘能信，不为人下。’吾未能也。”杜预注：“自恐未能信也。”这里的“难不能”与“吾未能”相照应，杜预注中用“恐”来对应“难”，整个句子的意思是：“我害怕自己不能做到（这一点）。”“难”与下文“患”押韵，形成语音修辞效果。例(20)多被分析成意动用法，注音材料明确反映这里当读去声，表示“惧怕”之义。例(21)—(24)中的“难”见于注文，也处在“难+VP”的句式中。

除了“难+VP”格式外，也可以带体词性宾语，如例(25)和例(26)：

(25) 敬叔有怨于懿伯，**难**惠伯也。（《礼记·檀弓下》郑玄注，191页上）音义：难惠，乃旦反。

(26) 我心惮暑，忧心如熏。（《诗·大雅·云汉》，661页下）郑笺：王心又畏**难**此热气，如灼烂于火。音义：畏难，乃旦反。

(27) 有弥济盈，有鷩雉鸣。（《诗·邶风·匏有苦叶》，88页上）毛传：深水，人之所**难**也。音义：所难，乃旦反。下同。

例(27)中“难”进入“所”字结构。根据上下文，“所”提取的成分“深水”是名词性成分。

心理动词“难”是由形容词“难”意动构词而成，但与形容词“难”表意动的用法不同。在有的语境中，“难”只能分析为心理动词，不能分析为形容词的意动用法。如：

(28) 新军无帅，晋侯**难**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属，以从于下军，礼也。（《左传·襄公十三年》，555页上）音义：难其，乃旦反，或如字。

例(28)中的“难其人”，根据注音当读去声，表示“担忧”之义，即“忧虑所统帅新军的人选”。或音为平声，只能理解为表意动的“难”，“认为存在困难”。根据上文的分析，形容词“难”的意动用法，其宾语只能是事件，而例(28)中“难”的宾语是“其人”，若按意动理解，必须分析为“认为选择统帅新军的人选很困难”，这种解析是增字解经。因此陆德明将这种理解注为或音，是不正确的读音。

由“惧怕，忧虑”转指“所惧怕、所忧虑的事物”，即“祸患、灾难”之义。由“忧虑”到“祸患”存在平行引申，如“忧”“患”等词都具有这两个意思（参孙玉文 2015：1349），兹不赘述。“难”表示“祸患、灾难”的例子如下：

(29) 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难**。（《左传·隐公五年》，62页上）音义：之难，乃旦反。

(30) 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左传·成公十七年》，482页上）音义：难将，乃旦反，下同。

(31) 寡人愿事君，朝夕不倦，将奉质币，以无失时，则国家多**难**，是以不获。（《左

传·昭公三年》，721页下）音义：多难，乃旦反。

3.2 使动构词：由“惧怕”到“拒斥”

形容词“难”经由意动用法引申为心理动词表示“惧怕，忧虑”义的“难”之后，“难”就获得了一个当事角色，可以充当主语。由心理动词进一步使动构词，表示“使感到惧怕、忧虑”之义，原始词表示“惧怕，忧虑”的“难”的当事不再充当主语，转为受事（或役事），再增加一个施事，如：

（32）今吴不行礼于卫，而蕃其君舍以^难之。（《左传·哀公十二年》，1026页下）

杜预注：难，苦困也。音义：以难，乃旦反。注同。

这一例中的“难”表示“使感到惧怕、忧虑”的含义，“之”指代卫君。卫侯与吴相会，却最终没有与吴国结盟，因而吴国人围住了卫侯的官舍。这种行为“无礼”，有恐吓的意味，在这一语境中的“难”可以理解为“恐吓”。“使感到惧怕、忧虑”，因而可以妨害阻碍对方的动作行为的推进，进而产生“阻碍，拒斥”之义。从“惧怕”到“拒斥”，属于使动构词。这两个意义相关联的平行例证，如“慑”表示“害怕”和“威慑”，“威”表示“震慑”和“畏惧”（音变构词为“畏”），“吓”表示“惊吓”和“恫吓”，“恐”表示“惊恐”和“恐吓”，等等。在句法表现上，“阻碍，拒斥”之义的“难”，不仅可以带人或者有意志的事物做宾语，也可以带事件成分做宾语，如：

（33）柔远能迓，惇德允元，而^难壬人，蛮夷率服。（《书·舜典》，43页上）旧题孔安国传：难，拒也。佞人斥远之，则忠信昭于四夷。音义：而难，乃旦反。

（34）如楚，楚亦许之。如齐，齐人^难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644页下）音义：难之，乃旦反。下“惧难”同。

（35）晋文公造五两之士五乘，锐卒千人，先以接敌，诸侯莫之能^难。（《吕氏春秋·简选》，80页）

（36）丧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难言也。（《礼记·檀弓下》，172页上）郑玄注：圣人不明说，为人甚恶之。音义：难言，乃旦反。

例（33）根据旧注，“难”表示“拒斥”之义，“难壬人”就是“拒斥奸佞之人”。例（34）“齐人难之”与“楚亦许之”相对，“难”表示“拒斥，拒绝”之义，“之”代事。例（35）谈晋文公的军制，没有诸侯能够抵挡，对军队的抵挡就是一种拒斥、阻碍。例（36）中“难言”进入所字结构，“所”提取的是言说的内容，即“死之道”，而郑注说“圣人不明说”，可见这里的“难”表示“拒斥，排斥”之义，还原回去则“难”可带谓词性成分做宾语。

“阻碍，拒斥”之义，不仅可以指物理意义上具体的阻碍，也可以指抽象的阻碍，词义范围较广。从“阻碍，拒斥”进一步引申，又可以表示：（其中与孙玉文 2015 相同的引申路径从略）

（一）障碍，险阻。这种用法多出现在汉以后的文献中，如：

（37）我之怀矣，自诒伊阻。（《诗·邶风·雄雉》，86页下）毛传：阻，^难也。音义：阻难，乃旦反。下同。

（38）道路以险阻为^难，是以委土为山，或伏牲其上。（《仪礼·聘礼》注，283页下）音义：为难，乃旦反。

（39）泥^难不通。（《论语·子张》“致远恐泥”包咸注，171页下）音义：泥难，乃旦反。

（40）窃见故伏波将军马援，拔自西州，钦慕圣义，间关险^难，触冒万死。（《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四《汉纪》三十六，1411页）胡三省注：难，乃旦翻。

例（37）毛传用“难”训“阻”，即“险阻”之义。例（38）“道路以险阻为难”，直接说明了“难”的词义。例（39）中“泥”和“难”是同义连用，“泥”有阻滞之义，“难”

表示险阻，故而不通。例（40）又见于《后汉书》，是“险”“难”同义连用的情况。

（二）表示“驱除疫鬼”，这是在“拒斥”义的词义结构中增加了特定的对象，是特指构词。如：

（41）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遂令始难殴疫。（《周礼·春官·占梦》，382页上）郑玄注：难，谓执兵以有所难却也。……故书“难”或为“雎”。杜子春“难”读为“难问”之“难”，其字当作“难”。《月令》季春之月“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仲秋之月“天子乃难，以达秋气”；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音义：始难，戚乃多反，刘依杜乃旦反。注以意求之。雎字亦同。

（42）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礼记·月令》，305页上）音义：国难，乃多反，后及注同。驱疫鬼。

“难”是一种仪式活动，主要作用是“驱除疫鬼”，这就是对特定对象的拒斥。郑玄注和《经典释文》中都反映出这个意义可以有“乃多切”和“乃旦切”两读。应是由表示“拒斥”的“难”经过变声变调构词之后的结果，可参例（42）。

（三）表示“仇恨，排斥”之义，如：

（43）谷圭以和难，以聘女。（《周礼·春官·典瑞》，316页上）郑玄注：谷圭，亦王使之瑞节。谷，善也。其饰若粟文然。难，仇雠。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齐侯平莒及郟，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音义：和难，乃旦反。注同。

（44）调人掌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周礼·地官·调人》，214页下）郑玄注：难，相与为仇雠。音义：之难，乃旦反。注及下同。

（45）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余韩成从，将西南以与秦为难。（《战国策·秦策一》，95页）高诱注：难，犹敌也。

例（43）—（44）中的“难”，郑玄注用“仇雠”来解释，在例（43）中做宾语，在例（44）中做定中结构的中心语。在例（45）高诱用“敌”注“难”。所谓的“仇雠”就是一种相互拒斥，不能接近的状态。《论语·宪问》中如下例：

（46）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149页）音义：怨难，乃旦反。

杨伯峻《论语译注》（1980：149）翻译为：“贫穷却没有怨恨，很难；富贵却不骄傲，倒容易做到。”这是将“难”和“易”都分析为谓语。上文已经讨论“难”做谓语表示“困难”义时读平声，而这一例《释文》注为去声。这样的理解和音义配合的情况不太吻合。这里的“难”可能要按照“仇恨”之义去理解，与“怨”同义连用，表示“怨恨”之义；与之相对，“骄”“易”都有“轻慢”之义，也是同义连用。（参见雷塘洵 2022b）

（四）表示“诘难，责问”之义，这是一种言语上的拒斥，在方法上做了限定。

（47）不言出奔，难之也。（《左传·隐公元年》，37页上）杜预注：明郑伯之志在于杀，难言其奔。音义：难之，乃旦反。注同。

（48）大夫相杀称人，此其称名氏以杀何？（《公羊传·昭公元年》，273页上）何休注：难八年事。音义：难八，乃旦反，二年注同。

（49）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诗·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618页下）音义：论难，鲁困反，下乃旦反。

例（49）孔颖达疏：“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答难曰语，谓二人相对。”这说明“诘问，辩难”源自一种在言语上的拒斥。例（47）和例（48）是对春秋笔法的说明，使用特定的词语，表示对人或事的一种责难的态度。

由“诘难、责问”义进一步指“辩难时的言语或观点”，多见于汉以后的文献，如：

（50）记问，谓豫诵杂难杂说，至讲时为学者论之。此或是师不心解，或学者所未能问。（《礼记·学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郑玄注，655页下）音义：杂难，乃旦反。

3.3 小结

经过上述讨论，“难”的词义及其滋生路径可以调整如下：

表 2 先秦汉语“难”的词义滋生路径（调整后）

泥寒开一平 cnan (<泥母元部平声 cnan> 《广韵》那干切	泥翰开一去 nan [˥] (<泥母元部去声 nan [˥] > 《广韵》奴案切	泥歌开一平 cna (<泥母歌部去声 cna> 《集韵》囊何切
原始词：————→ #1 不容易，困难，形容词。	滋生词（意动构词）————→ #2 惧怕，忧虑。	引申为： #2.0.1 祸乱，乱事，灾难。
	引申为（使动构词）————→ #2.1 使惧怕，阻碍，拒斥。	引申为： #2.1.1 障碍，险阻。 #2.1.2 用手往下按住。（字又作“摊”） #2.1.3 驱除疫鬼。（又音为囊何切）→ #3 驱除疫鬼。 #2.1.4 仇恨，排斥。 #2.1.5 诘问，责难。

在渐变式的词义发展过程中，会保留一部分原始词的语义要素，同时产生新的语义要素。词义在演变过程中，每一次小的创新仅仅会改变词义的一部分，经过多次创新的积累之后，演变起点处的词义和演变初终点的词义就可能呈现出显著的差别。在文献材料充分的情况下，在确定滋生路径时，如无特殊条件，可以参照“一次只改变一个要素”这样的渐变原则对词义（或词义的义位变体）进行编排，从而优化词义的发展脉络。

本文遵循这一原则对“难”的发展脉络进行考察，当“难”发生词义变化后，词性和句法表现也发生变化，通过滋生前后词所关联的语义角色，可以建立起词义之间的脉络。比如从述谓形容词“难”到心理动词“难”，在原形容词中表示事件的语义角色的基础上，增加了当事；由“惧怕”到“拒斥”，进一步增加了施事角色，当事角色和事件角色则转为宾语。通过确定对这几个语义的“难”的句法分析，可知从形容词“难”到表示“拒斥”义的“难”之间存在链条缺失，很难认为是直接变调构词而成。语法分析为优化词义引申路径提供了观察角度，因此在分析词义演变路径时应重视语法分析。

4. “难+VP”的句法与来源分析

4.1 “难+VP”的歧义

根据上文对“难”的词义分析，可知“难+VP”结构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读，如：

(51) 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孙，臧孙以难。告邠孙，邠孙以可，劝。（《左传·昭公二十五年》，893页）注：言难逐。音义：臧孙以难，如字，注同。……劝，劝公逐季氏也。

(52) 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韩非子·五蠹》，394页）

(53) 吾不难为戮，养吾栋也。（《国语·鲁语下》，198页）《补音》：不难，补音乃且反。

上述三例中“难”都构成“难+VP”结构。例（51）的语境是鲁昭公想要去除季氏，臧孙认为季氏难逐，邠孙认为季氏可以逐走，并劝昭公动手。杜预注中的“难逐”，补全应是“季氏难逐”，表示“季氏难以被驱逐”，其受事主语是“季氏”。《释文》注读平声，下文记为甲类。例（52）中的“难”与“易”相对，表示“为谋易，为计难”，下文记为乙类。将例（52）与例（51）进行比较：例（51）“难”之后为一个光杆的动词“逐”，在语义上

“逐”表示受动；例（52）中的“难”为复杂 VP，在语义上表示主动，例（53）中宋庠《补音》注为去声，表示“畏惧”之义，下文记为丙类。

甲、乙、丙三类的书面呈现形式基本相同，但甲、丙两类的意义和读音不同。乙类没有注音，从词义和后代语言的情况来看，恐怕读平声为宜。现代汉语中“难+VP”表主动时，“难”被分析为助动词，读平声。⁴

虽然确定“难+VP”格式中“难”的读音和意义，对分析“难+VP”结构的性质十分关键。不过，在文献中有不少“难”的用例没有相对应的音注材料，这需要依照语境和句例进行判断。

4.2 甲类格式：“难 V”

在甲类格式“难 V”中，“难”后的动词一般为光杆形式，表示受动义，整个结构的主语在语义上是动词的受事。甲类结构的格式存在争议，或分析为状中结构，如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词典》（2009：528）对“难”词条的处理；或分析为述宾结构，如巫雪如（2018）、任荷（2021）。

甲类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54）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韩非子·孤愤》，58页）

（55）吾固患韩之**难**知，一从一横，此其说何也？（《战国策·韩策三》，1007页）

（56）**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6页）

（57）君人者，释三易之数，而行一**难**知之心。（《韩非子·用人》，153页）

（58）君子易事而**难**说也……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论语·子路》，119页下）

（59）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也。（《韩非子·初见秦》，5页）

例（54）和例（55）中“难 V”进入主之谓结构的用例；例（56）和例（57）中“难 V”充当定语，构成组合式定中结构；例（58）和例（59）中“难 V”与其他形容词并用。例（59）中的“轻”和“难用”从不同侧面描述“赵氏之民”的特性，“轻”与“难用”并列；例（58）是对君子和小人在为人处世方面特点的说明，整个短语表示性质义，也是一种静态的描述。说明“难用”具有形容词性，属于谓词短语。

“难 V”具有程度义，可整体受程度词的修饰，如例（60）；还可以用于比较句，如例（61）和例（62）：

（60）是故约食、焚舟、菑服，此天下之至**难**为也。（《墨子·兼爱下》，79页）

（61）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战国策·楚策三》，538页）

（62）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庄子·让王》，980页）

例（60）用“至”修饰“难为”，表示程度最高；例（61）将“得见谒者”和“得见王”的难度与“见鬼”“见天帝”进行比较；例（62）是差比句，魏牟作为万乘大国的公子，其隐居的难度比布衣之士要大，比较的对象是魏牟与布衣之士。

（63）夫民，不**难**聚也。（《庄子·徐无鬼》，861页）

（64）虽死家破，要领不属，手足异处，不**难**为也。（《韩非子·说疑》，308页）

任荷（2021）认为，例（60）的程度词“至”和例（63）中的否定词“不”修饰“难”，因而否认“难”充当状语的可能性。其实“至”“不”并非修饰“难”，而是修饰整个“难 V”，请看下面的例子：

（64）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韩非子·问田》，303页）

⁴ 如朱德熙（1982：66）将现代汉语的“难+VP”中的“难”视为助动词，吕叔湘（1999：405）认为“难+动”中的“难”的作用类似助动词。

“难”和“易”是一对反义词，句法表现基本平行。例（64）的大意是：治理天下的权柄，统一民众的法度，是很不容易施行的。否定词将表示程度的“甚”和“易”隔开，而“未”否定的是“易处”而非“易”，因此只能分析为“甚+未易处”。

上述例子说明“难V”是具有程度性的谓词短语。若从结构整体的意义与其组成成分的关系来看，整个短语的性质与两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有相似性，两个成分都可以成为核心。从外部功能来看，当“难V”格式充当定语时，定中之间需要有结构标记“之”，这与形容词一般直接作定语的特性有别，而与动词短语充当定语时添加“之”的性质相同。从内部结构来看，“难”属于述谓形容词，述谓形容词可在状语和谓语位置上对谓词性成分进行陈述。因此，从语言的系统层面来看，这一类的“难V”结构可以分析为状中结构，而不能分析为述宾结构。其实这一类结构中的“难”的功能类似于日语中的接尾词がたい，改变了动词的语义，使得整个复合结构具有形容词性。

4.3 乙类格式：“难+VP”

乙类格式“难+VP”多见于战国中后期的文献之中，如：

（65）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韩非子·五蠹》，340页）

（66）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238页下）

（67）盖已崇，则难为门也；盖已卑，是蔽目也。（《周礼·冬官考工记·轮人》，604页上。按：“卑”原本误刻作“车”，今正。）

该格式可以进入“所”字结构，由“所”提取“难”之后VP中的宾语，也可以直接提取“难”之后的成分：

（68）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167页）

（69）夫舍万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难行也。（《战国策·魏策二》，841页）

（70）以燕伐秦，黄帝之所难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齐兵矣。（《战国策·魏策二》，830页）

（71）以正君臣，以亲父子，以和长幼。此众人之所难，而君子行之，故谓之有行。（《礼记·聘义》，1030页上）

例（68）中“难犯”与“易去”相对，在“所难犯”中“所”提取的是“犯”的受事成分，即“重罪”，这说明其原型是“难犯重罪”。例（69）在“所难行”中“所”提取的是“舍万乘之事而退”。这两例属于“所”提取“难”之后VP的宾语。例（70）和例（71）“所难”，“所”提取的是“难”之后的成分，这说明“难+VP”格式应分析为述宾结构，再结合例（68）和（69）“所”越过“难”提取VP中的宾语，说明“难”是一个助动词性的成分，这与现代汉语的分析基本一致。试举助动词“能”为例，例（72）“所”越过“能”提取“及”的宾语，例（73）“所”提取“能”的宾语。

（72）是謀非吾所能及也。（《孟子·梁惠王下》，46页上）

（73）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孟子·梁惠王下》，47页下）

4.4 “难+VP”的来源分析

乙类述宾结构的“难+VP”与甲类状中结构的“难V”是否存在联系呢？巫雪如（2018）、任荷（2021）认为“难+VP”的这类用法是从“难”的意动用法发展而来。这个说法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但在实际语料中却很难举出真正的表意动的“难”后接VP的例子。她们举出的例子，有的明确注去声，或者存在平去两读的情况，实际上是丙类表示“惧怕，忧虑”义的“难+VP”，如：

(74) 吾不^难为戮，养吾栋也。（《国语·鲁语下》，198页）《补音》：不难，补音乃旦反。

(75) 侨闻为国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难，无礼以定其位之患。（《左传·昭公十六年》，827页下）音义：难，乃旦反，下同，又如字。

例(75)虽有平声又音，但非首音，且“难”与“患”押韵，可知此处读去声在语音上更和谐；“难”读去声表示“惧怕，忧虑”之义，与“患”在语义上也一致。

本文认为，乙类“难+VP”是甲类“难V”中V进行扩展和重新分析的结果。首先，这两个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语义关系上，从“难”与VP的语义关系来看，“难”也可以分析为对VP的陈述，这与甲类“难V”的情况基本相同。在语法关系上，“难+VP”和“难V”的内部成分能够对应，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也相同，存在语法同构的基础。这是将两个结构关联在一起的理由，但是这种分析还面临一项困难：该格式由受动到主动，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在先秦汉语中，“难”和与之句法平行的“可”“足”“易”等述谓形容词，都有后接“以VP”的格式。“以”可以引出工具、凭借、原因等语义角色，在“难+以+VP”格式中，“以”的宾语提前至主语或话题位，如：

(76) 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左传·隐公四年》，56页下）

(77) 司武而桡于朝，^难以胜矣。（《左传·襄公六年》，516页）

(78) 腓大于股，^难以趣走。（《韩非子·扬权》，33页）

这些提前的成分进一步抽象化或者复杂化，变得不可还原。例(76)“济”在语境中可指成功，成功的难度比较大，而“众叛、亲离”是凭借，指凭借众叛亲离的条件成功很难。例(78)也是如此，凭借“腓大于股”的腿，快走很难。

“难+以+VP”格式与“难V”格式有相通之处。在形式上，“难”之后谓词性成分的宾语都被提前。⁵在“难+以+VP”格式中，“难”后接的是介词“以”，介词短语不具有独立性，故在“以”之后还有VP，“难”之后成分变得更复杂。这一调整带来很大的影响。首先，整个格式不再要求“难”之后的V为光杆形式，为复杂VP形式的进入提供了基础；其次，“难”与“以”的关联更密切，不再与“以”后的VP发生关联，是重新分析的基础；而且，“以”所能引介的语义角色比较丰富，比如原因、凭借、工具、方式等，因而“难+以+VP”可以获得更广泛的语义解读空间。这些原受“以”支配的成分提前之后，相对独立，也更容易变得复杂化。

(79) 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孙子兵法·地形》，172页）

(80) 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于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锋，^难以治棘刺之端。（《韩非子·外储说左上》，200页）

(81) 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庄子·人间世》，150页）

(82) 君有攻伐之器，小国诸侯有守御之备，则^难以速得志矣。（《国语·齐语》，231页）

例(79)在远形这种地形上，双方势力相当，凭借这种地形和态势做挑战很难，“以”为谓词短语“挑战”的引介凭借性成分，“远形”“势均”的形式简单，与“以”的关系比较明确。例(80)“以”引介的是“治棘刺之端”的工具，即削刀，现在棘刺之尖容不下削刀的刀锋，因此凭借削刀来雕刻棘刺之尖很难。例(81)中“易以伪”“难以伪”中“以”

⁵ 更重要的是，这两类格式中，“V(P)”与“难”的语义关系是不变的，都表示“VP难”之义。那为何上文将甲类格式“难V”分析为状中结构，乙类格式“难VP”分析为述宾结构？其实，乙类格式中“难”做助动词，也有学者分析为状中结构。而且，句法关系和语义关系可以不相同。甲乙两类的表层结构都是“A+VP”，如果陈述重心在VP上，就是状中结构；重心在A上，就是述宾结构或述补结构。因此，从某种角度来看，这项演变其实是陈述核心的调整。

为“伪”引介的是方式成分，分别为“为人使”（被人欲所驱使）和“为天使”（被天理自然所驱动），这个成分就复杂化了，可还原性也比较差。例（82）中“难以”前的成分更加复杂，可以分析为不同的小句。在“VP1 难以 VP2”的表层形式中，VP1 和 VP2 可以共享同一个主语，如例（81）中“为人使”“为天使”和“伪”的主语为同指关系，例（82）中“速得志”与“有攻伐之器”的主语有同指关系。随着 VP1 的复杂化，“难以 VP2”也获得了小句的地位，“难”之前获得了一个空位，通过无标记形式与上文构成衔接，这两点加起来意味着“难以 VP2”前的空位可以填入 VP2 的主语，而不再是“以”的宾语，“难”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如：

（83）孝子难以为其亲，忠臣难以为其君。（《商君书·慎法》，41 页）

表主动义的乙类格式“难+VP”恐怕是由“难+以+VP”中“以”的脱落、消失之后形成。从时间关系来看，“难+以+VP”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而表述主动的“难+VP”主要分布在战国晚期的文献中，可为这项演变提供时间上的线索。

在“难+以+VP”中，“以”悬空，只能附着在“难”之后。在语音上，“以”是以母之部字，存在弱化丢失的可能性。“可以”在形式上与“难以”平行，王力（1989：243—244）、大西克也（2008：152）等均举出“可以”省作“可”的例证（见下），“难”属于平行的情况。

（84）平日可以取妻、入人、起事。（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秦除》17 贰，361 页）

（85）凡月望，不可取妇、嫁女、入畜生。（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朔望忌》118，538 页）

5. 结语

“难”是先秦汉语中常见的表示难度形容词，该词的词义非常复杂。首先可以确定“难”在先秦汉语中被编码为形容词，属于述谓形容词，带事件论元。在确定“难”的述谓性之后，根据“难”滋生词所带的语义角色的差异，可以确定“难”的不同词项，以及词项之间的演变关系。“难”由形容词“困难”到动词“惧怕”，属于意动构词，而由“惧怕”到“拒斥”又经历了一次使动构词。

“难”包含的词项复杂，造成“难+VP”歧义：甲乙两种情况中“难”都读平声，都表示做某事很难，其中“难 V”被分析为状中结构，其主语为 V 的受事，“难+VP”被分析为述宾结构，其主语可以为 VP 的施事。丙类以“难”读去声表示“惧怕”之义，进入“难+VP”，表示“惧怕某事”。甲乙两种情况是同形异构引起的句法歧义，丙类格式属于词义不同造成的歧义。从来源上看，乙类格式“难+VP”可能是“难+以+VP”中“以”脱落的结果。“难 VP”由受动向主动的演变途径，可能与汉语语态表达系统的调整有关，还有待深入研究。

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难”的性质也逐渐变化，逐渐产生了一些做定语的用例，至汉代时也可以充当这类抽象名词的谓语，如：

（86）天下难事，必作于易。（《老子》第六十三章，38 页）

（87）征声洪者，则其事难；羽声差者，则其物乱。（《风俗通义·声音·羽》，278 页）

这是先秦汉语述谓形容词式微，与述体形容词合并的表现。与“难”同属述谓形容词的“速”“迟”“可”“足”“易”等词，在这项系统调整中的表现与“难”有同有异，有的演变为普通的性质形容词，有的演变为助动词。述谓形容词为何会走向衰落，这个问题涉及到形容词词类地位的变化，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难度义”在不同的语言中的表述策略有很大的分歧，比如英语、日语中编码为形容词，Tariana 语、Semelai 语编码为状态动词，Papantla Totonac 语编码为副词（参 Dixon

and Aikhenvald 2004: 111, 289, 167)。在一门语言中，难度义是否编码为形容词，是测定该语言中形容词词类地位的重要参数。从类型学角度看难度义的编码，或许能为上述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引书目录〉

- 《周易》《尚书》《诗经》《礼记》《仪礼》《周礼》《左传》《论语》，《十三经注疏》，艺文印书馆，2001年影印。
- 《说文解字》，〔汉〕许慎撰，中华书局，1963年。
- 《广韵校本》，周祖谟，中华书局，2004年。
- 《宋刻集韵》，〔宋〕丁度等编，中华书局，1989年。
- 《经典释文》，〔唐〕陆德明，中华书局，1983年。
- 《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国语补音》，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 《史记》，〔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59年。
- 《战国策》，〔西汉〕刘向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1956年。
- 《庄子集释》，〔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61年。
- 《老子注》《墨子间诂》《商君书》《韩非子集解》《孙子十家注》《吕氏春秋》，《诸子集成》，中华书局，2006年第2版。
- 《风俗通义校注》，〔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2版。
- 《睡虎地秦墓简牍》，《秦简牍合集》（壹），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

〈参考文献〉

- 大西克也 2008. 《再论上古汉语中的“可”和“可以”》，《中国语言学》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 雷塘洵 2020. 《先秦汉语形容词的句法语义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雷塘洵 2022a. 《先秦汉语的述谓形容词》，《语文研究》第2期。
- 雷塘洵 2022b. 《〈论语〉“贫而无怨难”旧解一则》，《中国典籍与文化》第2期。
- 吕叔湘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版），商务印书馆。
- 任 荷 2021. 《先秦汉语“难”字句的句法结构及其来源》，《中国语文》第3期。
- 邵永海 2002. 《〈韩非子〉主谓结构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孙玉文 2011. 《以“难”为例谈如何确定原始词和滋生词以及词义发展线索》，侍建国主编《基于本体特色的汉语研究：庆祝薛凤生教授八十华诞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孙玉文 2015. 《汉语变调构词考辨》，商务印书馆。
- 王 力 1989. 《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
- 巫雪如 2018. 《先秦情态动词研究》，中西书局。
- 杨伯峻 1980. 《论语译注》，中华书局第2版。
- 张双棣，等 2009. 《吕氏春秋词典》，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Dixon, R. M. W. and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4. *Adjective Classes: A Cross Linguistic Typ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雲漢』1号，2023年3月26日）